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執中成憲　御製序　目録

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汪日章

謄録監生臣唐作梅

御製執中成憲序

惟我

皇考法天行健一日萬幾宵旰不遑猶以其間

簡命儒臣採錄經史子集所載自古帝王元德顯功訏謨

大訓以及名臣奏章先儒語類深切治道者次第進呈

皇考親為刪定命曰執中成憲始於雍正六年仲春成於

十三年中夏未及刊布而我

皇考遽遐棄臣民子小子向雖承
訓示一二節全編則未之見也嗣統後每以幾暇始發而
讀之既卒業然後知
聖心聖學實與堯舜孔子同揆而汲汲於是編則專以啓
迪後人昭垂標準也間嘗殫思大學一書因見仲尼祖
述堯舜之實義焉其所謂明德者即虞書所謂道心也
所謂明明德者懼其為人心所蔽也所謂格物致知者
嚴辨人心道心之界以盡萬事萬物之理即書所謂惟

精也所謂正心誠意者力祛人心之雜以致道心之純即書所謂惟一也所謂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止於至善者即書所謂允執厥中也然極乎執中之量則惟堯舜為無歉而中之散見於萬事萬物者則不惟三代聖王即秦漢以後仁厚英哲之君下及中主亦必有一事二事之合焉不獨臯夔益契伊傅周召孔曾思孟即近代羣儒文士亦必有一話一言之合焉故中庸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葢中之理無

事無物而不具亦無人而不知是即明德之根於性而不息者而惟舜能察之惟舜能執之惟舜能用之故善與人同合德於天地我

皇考編定是書自二帝三王之事古聖賢之言下逮羣儒文士之可節取者兼收而不遺用是道也

皇考之治天下無一事不審其則無一物能匿其情即書所謂惟精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無一時之不敬無一念之不誠即書所謂惟一大學所謂心正而意誠故凡

施於政教者或予或奪或寛或嚴或抑揚遲速之稍有不同而無不立乎大中可為民極即書所謂執中大學所謂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而明徳新民皆止於至善也而所以立綱陳紀更化善治其大者皆斷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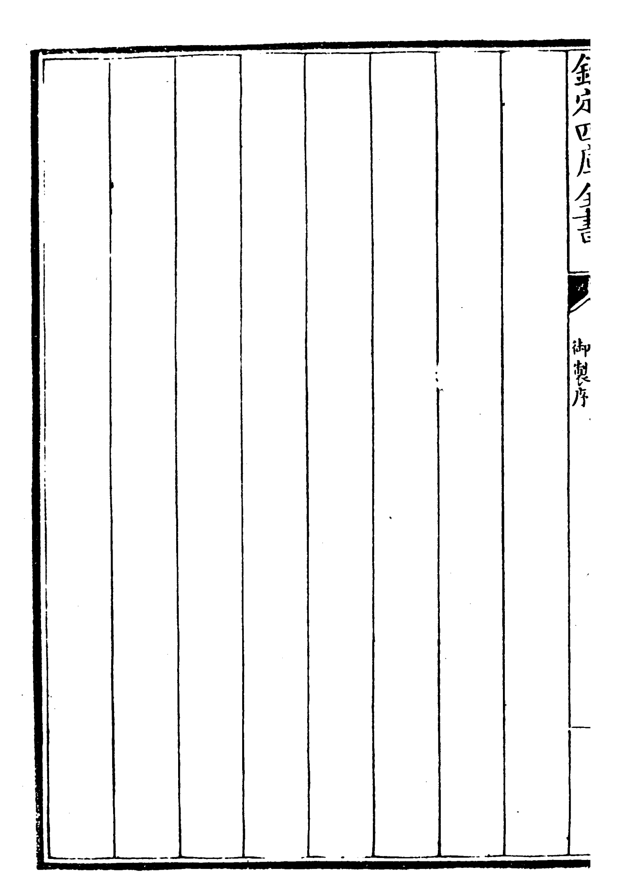
聖心而細者亦博採於衆議有其人不能皆入於善而一言之中必不廢焉即中庸所謂好問好察執兩用中也然我

皇考聰明睿智夙具於

聖性而養成於
聖學者已數十年故
皇考之惟精乃不思而得
皇考之惟一乃不勉而中
皇考之執中而化成天下乃從容中道無為而成豈復有
資於是書所以
親為删定者正恐在後之恫憯然無見於執中立極之道
爰示之以成憲也豈惟予小子奉以終身惟日兢兢無

敢踰越哉世世子孫苟能服膺勿失而溯其淵源則於堯舜孔子之道一以貫之矣豈惟君人者舍是無以建其有極以消天下之偏陂反側哉凡百有位果能是訓是行則上之可輔理成化以著勳猷而下亦可以謹身而寡過於以謨明弼諧共臻喜起明良之盛無難矣

乾隆丙辰三月望日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御定執中成憲　　儒家類

提要

等謹案

御定執中成憲八卷雍正六年春

世宗憲皇帝勅撰雍正十三年夏書成奏

進仰蒙

裁定

宣付

武英殿校刊乾隆三年告蕆

御製序文頒行前四卷錄帝堯以來至明孝宗嘉言善政後四卷皆唐虞至明諸臣論說有所裨于治道者其或奥旨未顯疑義未明則折衷以

論以闡發其理蘊評斷其是非昔孔子删書斷自唐虞始著帝王經世之法後來遞相推行互

有發明御製之書惟唐之帝範敷陳得失為最悉官撰之本惟明之君鑑縷舉事迹為最詳然帝範頗參雜說詞意或不深醇君鑑旁摭諸書義例亦為冗雜至於宋之洪範政鑑以焦贛京房之說附會於武王箕子之文益離其宗蓋聖人之道統惟聖人能傳之聖人之治法亦惟聖人能述之非可以強而及也我

世宗憲皇帝聖德神功上超三古闡明帝學

論定是編汰駁存精刪繁舉要凡遺文舊籍一經

持擇即作典謨猶虞帝傳心親闡執中之理殷宗典

學自述成憲之監也雖百篇之裁於洙泗何

以加茲

家法貽留以鞏萬世之丕基者豈偶然歟乾隆四十

八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執中成憲目錄

子部一

儒家類

卷一

商王武丁
周文王
周武王
周成王
周康王
周穆王
漢髙祖皇帝
漢太宗孝文皇帝

卷二

漢孝景皇帝

漢世宗孝武皇帝

漢中宗孝宣皇帝

漢世祖光武皇帝

漢顯宗孝明皇帝

漢肅宗孝章皇帝

漢孝和皇帝

卷三

唐太宗皇帝

唐德宗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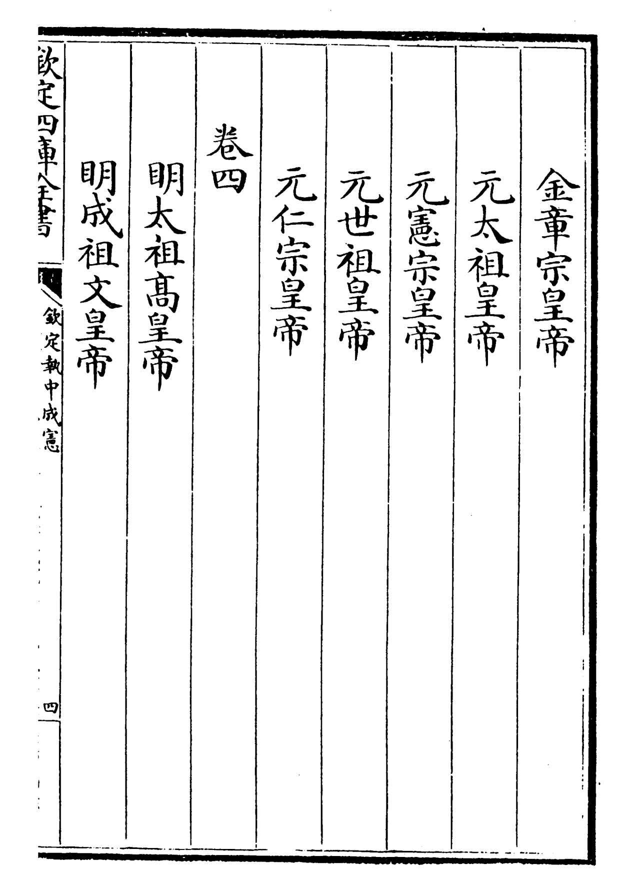
唐憲宗皇帝

唐文宗皇帝

唐宣宗皇帝

後周世宗皇帝

宋太祖皇帝



卷四

欽定執中成憲卷一

唐帝堯

書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

六韜帝堯王天下之時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潔愛人者厚其祿民有孝慈者愛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别淑慝表其門閭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偽

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下鰥寡
孤獨賑贍禍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
故萬民富樂而無饑寒之色
家語帝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夔龍典樂流
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
新書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意於窮民痛萬姓之
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此我饑之也
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

仁行而義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行

虞帝舜

書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

任人蔡沈集傳元仁厚之人也難拒絕也任包藏凶惡之人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

不犯于有司

帝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蔡沈曰臣以人言鄰以職言

帝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竝生

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蔡沈曰在時指忠直為言侯射侯也明者欲明其果頑愚讒說與否也撻扑也蓋懲之使記而不忘也識誌也錄其過惡以誌於冊也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中庸孔子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孟子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禮記有虞氏貴德而尚齒

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

孔子曰虞帝君天下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

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家語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虞舜寛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

御製論

虞舜好生而惡殺蓋生者發育長養之意是以聖人

好之殺者閉藏收斂之威是以聖人惡之二者皆天地四時自然之功用故下文曰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盖天地以靜虛為德故其生殺也以神應而無心四時以變物為能故其生殺也亦化行於不悖觀風霆雨露之兼施秋肅春温之迭嬗則知天地四時之有殺正天地四時之惡殺正天地四時之好生也聖人合天地四時以為心故惡殺而不能不用殺如四凶之誅五刑之作皆堯舜好生惡殺之

實心實政若務好生之虛名而以無殺為惡殺則其流必出於姑息之一途政寬民慢如水弱之玩而多死是非真能惡殺乃適成其為好殺也豈天地好生惡殺之心豈聖人好生惡殺之道乎帝堯之言曰一人有罪此我陷之也惟存此心然後可以惡殺蓋明罰敕法正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期於人人皆知遠殺其斯為真能惡殺者乎

新書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

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愛焉

夏王禹

書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又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又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

又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又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又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蔡沈曰修輔者各修其職以輔其君也）

御製論

人君出治仰承天命俯臨百官必也上之明於天戒而省愆脩德以承眷佑之恩下之明於百官脩輔之

道而選才任能以收賛襄之益故曰厥后惟明明也
苟不能明於天戒是不知敬天固無足論矣不能明
於百官脩輔之道必至賢否混淆誠偽雜出失辨才
論官之宜而庶績皆為叢脞矣是以百官脩輔之當
明與明天戒而並重也

孟子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史記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
信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亹亹穆穆為綱為紀

晉書大禹聖者乃惜寸隂

商王湯

書王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又曰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仲虺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徳懋懋官功懋懋

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寛克仁彰信兆民

又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又曰斆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傅説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詩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禄是遒

大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孟子湯執中立賢無方

史記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

御製論

成湯解網三面史記以為諸侯悅服稱其德及禽獸由斯而言則是聖人當日設為解網之事以籠絡人

心聳動觀聽類於權術之為非聖人之心也且既有解網之仁則當其放桀南巢何為不解網而釋之乎以此詰問將不免於後人之疑矣朕謂聖人之心至公無私慶賞刑威皆因物付物而已所執之法如網張於一面而三面皆虛左右之間皆人人可生之地乃人或不肯由三面以自全而甘心蹈一面之網則聖人亦無如之何矣若夏桀者自蹈於一面之網者也書曰天討有罪聖人奉若天道而已何所容心於

其間哉

湯曰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

商王太甲

書王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御製論

天以仁愛為心必無作孽於人之理此皆由人之自取也其云天作孽者乃人有過失天降災異以示儆而人能恐懼修省自求潛為轉移故曰猶可違也若

有過愆而上天垂訓仍無忌憚不知畏懼故曰自作孽也其能逭乎

商王盤庚

書王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蔡沈曰網舉則目張喻下從上也力於田畝則有秋成之望喻勤有功也

御製論

為政之道大綱舉而後衆目張所謂大綱者莫有過於農事田功也是以聖人知服田力穡之為綱而所

其無逸惟念小民之依則乃亦有秋者即網之有條而不紊也由是而家給人足時和年豐百度之修明萬邦之作乂莫不於農事統之矣

又曰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蔡沈曰分猷者分君之所圖而共圖之分念者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相從相與也中者極至之理謂各以極至之理存于心也

御製論

分猷分念人臣之職也但事有至當之理不及不可過亦不可所謂中也若能得中則所分之猷所分之

念皆有益於國計民生苟不得中則雖有佐理之才何能獲贊襄之益乎而此大中之理又不待外求也人性皆善返之此心而自得故曰各設中于乃心

商王武丁

書說命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蔡沈曰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溉我心而厭飫也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我

之行無所見也

又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御製論

股肱之道左右元首與庶司百職承流宣化者不同故必得其人乃可以翊賛君上康濟兆民若居股肱之任而不能盡股肱之道則非其人矣是即伊尹所稱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之義也至於才全德備盡啓沃寅亮之功而為良臣者此乃禹皐稷契伊尹

周公之流立臣道之極所謂聖人者也故曰良臣惟聖君云良臣輔而君聖何以良臣如箕子比干而不能輔導君德於萬一乎此專為臣道而發者況辭意顯然甚易明曉後人因聖字不敢居遂勉強詮解大失本旨矣

又曰惟后非賢不乂乂治也惟賢非后不食食食祿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御製論

惟賢非后不食舊說賢人待食於君斯亦淺之乎言賢矣朕謂賢非后不食者乃聖賢之心必欲得君以行其道否則憂國憂民寢食為之不寧又或如易井渫不食禮記穫而弗食之義言賢者抱道而不遇主譬猶清泉嘉穀而不得為人所食也

詩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朱子曰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國此商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周文王

書武王曰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蔡沈曰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一聽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於民

周公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蔡沈曰卑服即禹所謂惡衣服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詩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朱子曰在閨門之中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朱子曰雖幽隱亦若有臨之者雖無厭斁亦若有所守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朱子曰無所前聞自合於法雖無諫諍亦入於善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朱子曰言文王之德純亦不已故令斯士皆有譽於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

大學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孟子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御製論

常人不能見道而自安以為聞道者無足論矣若夫文王乃生安之聖身在道中動容周旋自然中道從心所欲皆合天理渾然與道為一孟子曰望道而未

之見者此正言文王聖不自聖惟恐或離於中道即無斁亦保之義也

禮記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

逸周書文王召太子發曰我所保與所守傳之子孫吾厚德而廣惠不為驕侈不為泰靡童牛不服童馬不馳童牛犢也童馬駒也不服不馳所以長養之也士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時以成萬材萬材已成牧以為人即孟

子所謂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之意天下利之而勿德是為大仁

周武王

書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御製論

臯陶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武王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是天不自聰明而以百姓之視聽為聰明聰明而以百姓之視聽為聰明為人主者必能

明四目達四聰以天下人之耳目為耳目方能理無不燭物無不照謂之亶聰明而克盡元后父母之道其自恃為神靈天縱者非亶聰明之道也

又曰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

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又曰天畏棐忱蔡沈曰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

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蔡沈曰惠者順於理懋者勉於行言民之怨不在事之大小惟視在上之能順與不能順能勉與不能勉耳

御製論

聖人以仁民愛物為心自無斂怨之理以大公至正為道亦無避怨之方斂怨者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者也避怨者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也夫己之欲必不可從而百姓之譽亦不可干何也天下之人心不同則含怨之情亦異善者之所不怨者必惡者之所怨

惡者之所不怨者必善者之所怨是以為人君者不在乎辨怨端之大小而為之去就不在乎統怨端之大小而為之趨避惟問我之所行惠與不惠懋與不懋而已吾果惠而順於理即任怨之意果懋而勤於事即任勞之意則在己者信無可怨兆庶之廣即中有怨之之人而無可怨之實則雖怨猶不怨也不能如是則不怨猶怨也實心愛民之君臣常任怨任勞而有所不恤不辭即如子產古之賢臣也為政之初

百姓怨之迨及三年百姓頌之同一子産也同一民情也同一子産之政也而先後之間民情迥異如此然則為政者惟準於理而已何所用其取舍哉

又曰人有小罪非眚眚謂過誤乃惟終自作不典謂其固為亂常之事式爾謂用意如此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謂偶爾如此既道極厥辜謂盡輸其情時乃不可殺

又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水監能見人之妍醜民監則其得失可知

論語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中庸武王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孟子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君師之道非有兩端君師之責亦非分屬為君者敎養並施正徳利用厚生缺一不可其理自兼為師是師道即在君道之中未有為君而不兼師者也為師者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而君道亦寓孔子為萬世師表其所垂之道法人人尊奉率由實如臣服且千古帝王無不奉令而承教則君道即在師道中矣君師之任有不可岐視者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大戴禮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黄帝顓頊之道存乎師尚父曰在丹書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席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席所以為安故因為戒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鑑所以為明故因為戒帶銘曰慎戒必恭恭則壽帶所以為禮故因為戒屨履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屨履所以為行故因為戒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牖所以受天明

故因為戒劍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劍所以為佩故因為戒

周成王

書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於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

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奸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

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不知祗畏則入於可畏之中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龐舉能其官惟爾之能
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
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王曰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
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又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
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
顯哉

御製論

成王此語乃向君陳而言故教以善則歸君一德一心之義當如此也若為臣者果有嘉謀嘉猷入告於君可以福蒼生而利社稷則為君者亦自揚播於衆以表彰其善焉蓋君陳臣也故成王訓以為臣之道而成王之所以為君者已在不言之表矣若言成王為一偏之論則大失古聖王垂訓之深意苦心也

又曰寛而有制從容以和

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越絶書成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罸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黍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

說苑成王曰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撙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勿格以言博采其詞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服以親

周康王

書王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蔡沈曰申申明慎戒嚴也以康四海

又曰資富能訓蔡沈曰資猶藉也謂藉於富而能率循教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又曰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蔡沈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為民寡者易其事以為不足為

周穆王

書王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蔡沈曰艱者饑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

又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又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又曰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徳一人有慶兆民頼之其寧惟永孔頴達曰汝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徳美欲其謙而勿自恃也惟當敬慎用此五刑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徳以輔我天子天子有善事則億兆頼之此乃安寧久長之道也

又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蔡沈曰兩造兩爭者皆至也具備者詞証皆在也師衆也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簡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質於五刑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罰贖也疑於刑則質於罰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

罰之疑者也過誤也疑於罰則質於過而宥免之也

又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孔安國曰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

御製論

刑罰之疑而後有赦疑者其事曖昧而難知游移而莫定聖人罪疑惟輕故赦之也若無可疑則無可赦矣帝王之道賞不僭而刑不濫夫刑之失入固為濫而失出亦為濫後世相沿於刑罰之情狀顯然供証

歷歷者猶屢加平反而減等以示寛則是於不疑者亦矜恤之矣若復援肆赦之文槩為宥釋則姑息之害其濫不亦甚乎有明刑之責者極當詳慎

又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蔡沈曰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大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小也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至其倫要所在盖有截然而不可紊者

又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蔡沈曰非口才辯給之人可以折獄惟溫良長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此言聽獄者當擇其人也察辭於差者辭非情實終必有差聽訟之要必於其差而察之非從惟從者察辭不可偏主猶曰不然而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哀敬折獄者惻怛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啓刑書胥占者詳明法律而與衆占度也咸庶中正者皆庶幾其無過忒也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此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

漢高祖皇帝

前漢書項籍將季布數窘帝項籍滅帝購求布千金滕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籍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籍滅丁公謁見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世為人臣無傚丁公也

高祖寛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加之以誠信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趨時

如響赴英雄陳力羣策畢舉

漢太宗孝文皇帝

史記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由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

前漢書文帝曰法正則民慤顔師古曰慤謹也罪當則民從

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如淳曰阽近邊欲墮之意而

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顏師古曰振起也為給貸之令其存立也

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於今而野不加闢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顏師古曰樹謂藝殖也

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黥劓刖左右趾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

而道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顔師古曰息生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詔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顔師古曰以賢為上然後及親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

詔之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内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逺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顔師古曰楙美也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顔師古曰亂謂作亂者從謂合從者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諍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内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不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

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

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顏師古曰言朕自發視之）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張晏曰毋為有司枉撓也）烏虖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

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

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隠

文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採未嘗不稱善

孝文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

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

欽定執中成憲卷一

欽定執中成憲卷二

漢孝景皇帝

前漢書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職顔師古曰失其常理也朕甚憐之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為暴李斐曰姦法因法作姦也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

輒讞之顔師古曰讞服也讞平議也

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強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

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顏師古曰與盜盜者共盜為盜耳甚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顏師古曰耗不明也丞相以聞請其罪

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顏師古曰幣者所以通有無易貴賤也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韋昭曰發民用其民取庸用其資以顧用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謂與盜贓同罪二千石聽者與

同罪

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罪非已造為人所累曰逮不屬逮不連及也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如淳曰師樂師盲瞽者朱儒短人不能走者當鞠繫者頌繫之顔師古曰頌寛容之不桎梏也

漢世宗孝武皇帝

前漢書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

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請皆罷奏可

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襃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内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顔師古曰旅耆老者加恵於耆老之人若賓旅也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

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

御製論

漢武帝下求賢之詔而曰議不舉者罪盖其求賢若渴之意迫切於中故其形於教令者如此夫知人則哲古帝其難之故人不難於舉而難於所舉之公且

明也使臣工果賢則不待罪之而自能舉即或不舉亦必有不舉之故舉不舉公當則均有益即此亦可以觀舉者之心志如臣工未必皆賢則所舉何能盡當又豈可繩之以法使之借口以不得已濫舉塞責乎古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蓋謂素所深知之賢而媢嫉遏抑不與同升耳非概言不舉者俱加之以重罰也

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顏師古曰遠近如一是為仁也不憚艱難是為義也

令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令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稲草與稲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稲長所謂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抵至也謂分循所至無令煩擾使饑寒之民重受其困也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戹者具舉以聞

詔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寖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史地京畿所統曰內史言其在內以别於諸郡名守也其地即京兆馮翊扶風三輔之地

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顔師古曰租挈收田租之約令也郡謂四方諸郡也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顔師古曰平繇者均齊渠堰之力役謂俱得水利也

漢中宗孝宣皇帝

前漢書令郡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

詔曰朕既不逮導民不明反側晨興念慮萬方不忘元元惟恐羞先帝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歷載臻兹然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詔曰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顔師古曰息生長也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瘦死獄中蘇林曰囚徒病律名為瘦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瘦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

史課殿最以聞

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厨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氷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

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

詔曰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内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寛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

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寛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繆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計簿謂户口錢穀之數及案訊諸囚論課殿最之簿也每歳終郡國遣使詣京師上之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

詔曰潁川太守黄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悌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吏民鄉於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其賜爵關内侯黄金百斤

漢世祖光武皇帝

後漢書帝封功臣皆為列侯下詔曰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臾之欲忘慎罰之義惟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於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戰戰慄慄日慎

一曰

詔曰世以厚葬為徳薄終為鄙至於富者奢侈貧者單財李賢曰單盡也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

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寳劍賈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跡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上下

詔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

漢顯宗孝明皇帝

後漢書詔曰方春戒節人以耕桑其敕有司務順時氣使無煩擾令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託殘吏放手李賢曰放手謂貪縱為非有司明奏罪名並正舉者李賢曰舉非其人並正舉主之罪又郡國每因徵發輕為姦利詭責羸弱先

急下貧詭猶偽也下猶賤也縱豪強故詭責羸弱緩富實故先急下貧其務在均平無令枉刻

詔曰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儋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饑寒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

國

漢肅宗孝章皇帝

後漢書詔曰三事大夫（李賢曰三事三公也）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羣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稱朕意焉

詔曰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氏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為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能顯謂才能顯著）甚無

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畎畝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於戲其勉之哉

漢孝和皇帝

後漢書詔曰隄防溝渠所以順助地理通利壅塞今

廢慢懈弛不以為負刺史二千石其隨宜疏導勿因緣妄發以為煩擾將顯行其罰

晉世祖武皇帝

晉書詔曰雖詔有所欲及奏得可而於事不便者皆不可隱情

詔以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督勸開荒五千餘頃遇年普饑而郡界獨無匱乏其賜穀千斛布告天下

南齊世祖武皇帝

南齊書有司以天文失度請禳之上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己求治思隆惠政若災眚在我禳之何益

詔曰婚禮下達人倫攸始周官設媒氏之職國風興及時之詠四爵内陳義不期侈三鼎外列事豈存奢晚俗浮麗歷兹永久每思懲革而民未知禁乃聞同牢之費華泰尤甚膳羞方丈有過王侯富者扇其驕風貧者恥躬不逮或以供帳未具動致推遷年不再來盛時忽往宜為節文頒之士庶並可擬則公朝方

標供設合巹之禮無虧寧儉之義斯在如故有違繩之以法

梁高祖武皇帝

梁書詔曰經國有體必詢諸朝所以尚書置令僕丞郎旦旦上朝以議時事前共籌懷然後奏聞頃者不爾每有疑事倚立求決古人有云主非堯舜何得發言便是是故放勲之聖猶咨四岳重華之叡亦待多士豈朕寡德所能獨斷自今尚書中有疑事前於朝

堂參議然後啓聞不得習常其軍機要切前須諮審

自依舊典

魏太宗明元皇帝

魏書敕有司勸課留農者曰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凡庶民之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死無椁不蠶者衣無帛不績者喪無衰教行三農生殖五穀教行園圃毓長草木教行虞衡山澤作材教行藪牧養蕃鳥獸教行百工飭成器用教行商

賈阜通貨賄教行嬪婦化治絲枲教行臣妾事勤力役自是民皆力勤故歲數豐穰畜牧滋息

魏高祖孝文皇帝

魏書詔曰今牧民者與朕共治天下也宜簡其徭役先之勸獎相其水陸務盡地利使農夫外布桑婦内勤若輕有徵發致奪民時以侵擅論民有不從長教惰於農桑者加以罪刑

詔曰婚娉過禮則嫁娶有失時之弊厚葬送終則生

者有糜費之苦聖王知其如此故申之以禮數約之
以法禁迺者民漸奢尚婚葬越軌致貧富相髙貴賤
無別朕今憲章舊典祇桒先制著之律令永為定準
詔曰朕承祖宗夙夜惟懼然聽政之際猶慮未周至
於桒文審獄思聞己過自今羣官奏事當獻可替否
無或面從俾朕之過彰於遠近
詔曰文武之道自古並行威福之地必也相藉故三
五至仁尚有征伐之事夏殷明叡未捨兵甲之行然

則天下雖平忘戰者殆不教民戰可謂棄之是以周立司馬之官漢置將軍之職皆所以輔文強武威肅四方者矣國家雖崇文以懷九服修武以寧八荒然於習武之方猶為未盡今則訓文有典教武闕然將於馬射之前先行講武之式可敕有司豫修場埒其列陣之儀五戎之數別俟後敕

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後黜陟可黜者不足為遲可進者大成賒

緩是以朕今三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壅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為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

北史詔禁圖讖秘緯諸巫覡假稱鬼神妄說吉凶及委巷諸非墳典所載者嚴加禁斷

魏世宗宣武皇帝

魏書詔曰諸州刺史不親民事緩於督察郡縣稽逋

旬月之間纔一覽決淹獄久訟動延時序百姓怨嗟方成困弊尚書可明條制申下四方令日親庶事嚴敕守宰不得因循寛怠虧政

唐高祖皇帝

舊唐書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於秘書外省别立小學

高祖命劉文静與當朝通識之士更刋律令謂日本設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為隱語執法之官

緣此舞弄宜更刊定務使易知

西突厥曷薩那可汗獻大珠於高祖高祖勞之曰珠

信為寳朕所重者赤心珠無所用竟不受之

孫伏伽初以三事上諫三事謂納諫諍戒遊戲及擇任太子諸王羣僚也高

祖覽之大悅下詔曰秦以不聞其過而亡典籍豈無

先誡臣僕謟諛故弗之覺也漢髙祖反正從諫如流

洎乎文景繼業宣元承緒不由斯道孰隆景祚周隋

之季忠臣結舌一言喪邦良足深誡永言於此常深

歎息朕每惟寡薄恭膺寶命雖不能性於天道庶思
勉力常冀弼諧以匡不逮而羣工卿士罕進直言將
申虛受之懷物所未諭萬年縣法曹孫伏伽至誠慷
慨詞義懇切指陳得失無所廻避非有不次之舉曷
貽利行之益伏伽既懷諒直宜處憲司可治書侍御
史仍頒示遠近知朕意焉
雍州萬年人宋興貴累世同居躬耕致養至興貴已
四從矣高祖聞而嘉之詔曰人稟五常仁義為重士

有百行孝敬為先自古哲王經邦致治設教垂範皆尚於斯叔世澆訛人多偽薄修身克己事資誘勸朕躬膺靈命撫臨四海愍兹弊俗方思遷導宋興貴立操雍和志情友穆同居合爨累代積年務本力農崇讓履順弘長名教敦立風俗宜加褒顯以勸將来可表其門閭蠲免課役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高祖賜高麗王建武書曰朕恭膺寶命君臨率土祇順三靈綏柔萬國普天之下情均撫字日月所照咸

使乂安王既統攝遼左世居藩服思禀正朔遂循職貢故遣使者跋涉山川申布誠悃朕甚嘉焉方今六合寧晏四海清平玉帛既通道路無壅方申輯睦永敦聘好各保疆埸豈非盛美但隋氏季年連兵構難攻戰之所各失其民遂使骨肉乖離室家分析多歷年歲怨曠不申今二國通和義無阻異在此所有高麗人等已令追括尋即遣送彼處有此國人者王可放還務盡撫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於是建武悉搜

括華人以禮賓送前後至者萬數

唐太宗皇帝

貞觀政要中書令房玄齡奏言秦府舊左右未得官者並怨前宮及齊府左右處分之先已太宗曰古稱至公者蓋謂平恕無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堯舜廢之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誅之故知君人者以天下為公無私於物昔諸葛孔明小國之相猶曰吾心如稱不能為人作輕重况我今理大國乎朕與公等衣

食出於百姓此則人力已奉於上而上恩未被於下今所以擇賢才者蓋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問堪否豈以新故異情凡一面尚且相親況舊人而頓忘也才若不堪亦豈以舊人而先用今不論其能不能而直言其嗟怨豈是至公之道耶

太宗謂侍臣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欲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朕每

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躭嗜滋味玩悅聲色所願既多所損滋大既妨政事又擾生人至於出一非理之言則萬姓為之解體怨讟既作離叛亦興朕每思此不敢縱逸

又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内可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冀憑直言鯁議致天下太平

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

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猶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為理之意固未及於弓弓猶失之而况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内省每名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太宗謂曰朕之所任皆以為賢

卿知佞者誰耶對曰臣居草澤不的知佞者請陛下佯怒以試羣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進諫則是正人順情阿旨則是佞人太宗謂封德彝曰流水清濁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猶水君自為詐欲臣下行直是猶源濁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魏武帝多詭詐深鄙其為人如此豈可堪為教令謂上書人曰朕欲使大信行於天下不欲以詐道訓俗卿言雖善朕所不取也

太宗從容謂侍臣曰周武平紂之亂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國其得天下不殊祚運長短若此之相懸也尚書右僕射蕭瑀進曰紂為無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周室微六國無罪秦氏專任智力吞食諸侯平定雖同人情則異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務弘仁義秦既得志專行詐力非但取之有異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在兹乎

又曰人有明珠莫不貴重若以彈雀豈非可惜況人

之性命甚於明珠見金錢財帛不懼刑網徑即受納乃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彈雀何況性命之重乃以博財物耶羣臣若能備盡忠直益國利人則官爵立至皆不能以此道求榮遂妄受財物贓賄既露其身亦殞實為可笑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勞役無度信任羣小踈遠忠正有一於此豈不滅亡隋煬帝奢侈自賢身死匹夫之手亦可為笑

謂房玄齡曰自此倘有樂工雜類假使術逾儕輩者

只可特賜錢帛以賞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與夫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遺諸衣冠以為恥累謂侍臣曰朕令孜孜求士欲專心政道聞有好人則抽擢驅使而議者多稱彼皆宰臣親故公等但至公行事勿避此言便為形迹古人内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為舉得其賢故也但能舉用得才雖是子弟及有讎嫌不得不舉

王珪拜諫議大夫每推誠盡節多所獻納太宗謂曰

卿所論皆中朕之失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得者衹為不聞己過或聞而不能改故也今朕有所失卿能直言朕復聞過能改何慮社稷之不安乎

謂朝集使曰任土作貢布在前典當州所產則充庭實比聞都督刺史邀射聲名厥土所賦或嫌其不善踰竟外求更相倣效遂以成俗極為勞擾宜改此弊不得更然

謂侍臣曰朕謂亂離之後風俗難移比觀百姓漸知廉恥官人奉法盜賊日稀故知人無常俗但政有治亂耳是以為國之道必須撫之以仁義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異端自然安静公等宜共行此事也

又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短而永愚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盡至公共相切磋以成理道公等各宜務盡忠讜匡救朕惡終不以直言忤意輙相責怒

又曰人言作天子則得自尊崇無所畏懼朕則以為正合自守謙恭常懷畏懼昔舜誡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又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凡為天子若惟自尊崇不守謙恭者在身倘有不是之事誰肯犯顏諫奏朕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懼羣臣天髙聽卑何得不畏羣公卿士皆見瞻仰何得不懼以此思之但知常謙常懼猶恐不稱天心及百姓意也

太常少卿祖孝孫奏所定新樂太宗曰禮樂之作是聖人緣物設教以為撙節治政善惡豈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實由於樂陳將亡也為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而為伴侶曲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以是觀之實由於樂太宗曰不然夫音聲豈能感人歡者聞之則悅哀者聽之則悲悲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聞則悲耳何樂聲哀怨能使悅者悲乎今玉

樹伴侶之曲其聲俱存朕能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

謂侍臣曰古人云君猶器也人猶水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水故堯舜率天下以仁而人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人從之下之所行皆從上之所好至如梁武帝父子惟好釋氏老氏之教終日談論苦空未嘗以軍國典章為意及侯景率兵向闕尚書郎以下多不解乘馬孝元帝在於江陵為萬紐于謹所圍猶講

老子不輟百寮皆戎衣以聽此事亦足為鑒戒朕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為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

又曰朕每夜恒思百姓間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或不堪養百姓故於屏風上録其姓名坐臥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於名下朕居深宫之中視聽不能及逺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輩實理亂所繫尤須得人

又曰朕嘗謂貪人不解愛財也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祿秩優厚一年所得其數自多若受人財賄不過數萬一朝彰露祿秩削奪此豈是解愛財物規小得而大失者也且為主貪必喪其國為臣貪必亡其身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固非謬言也昔秦惠王欲伐蜀不知其逕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為牛能便金蜀王使五丁力士拖牛入蜀道成秦師隨而伐之蜀國遂亡漢大司農田延年贓賄三千萬

事覺自死如此之流何可勝記朕今以蜀王為元龜

卿等亦須以延年為覆轍也

謂房玄齡等曰朕比見隋代遺老咸稱髙熲善為相

者遂觀其本傳可謂公平正直尤識治體又漢徵巳

來諸葛亮為丞相亦甚平直陳壽稱亮之為政開誠

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

必罰卿等豈可不企慕及之朕今每慕前代帝王之

善者卿等亦可慕宰相之賢者

謂公卿曰朕終日孜孜非但憂憐百姓亦欲使卿等長守富貴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兢兢業業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寧自身常得懽樂古人云賢者多財損其志愚者多財生其過此言可為深誡若狥私貪濁非止壞公法損百姓縱事未發聞中心豈不常懼恐懼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豈得苟貪財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孫每懷愧恥耶卿等宜深思此言

謂房玄齡等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則濫賞無功怒則濫殺無罪是以天下喪亂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嘗不以此為心恒欲公等盡情極諫公等亦須受人諫語豈得以人言不同已意便即護短不納若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覺愈彌須將護若復觸犯必至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至喪敗今天下安危繫之於朕故日慎

一日雖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於卿輩旣義均一體宜協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極言無隱倘君臣相疑不能備盡肝膈實為國之大害也

又曰朕比見衆議以祥瑞為美事頻有表賀慶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無祥瑞亦可比德於堯舜夫為人君當須至公理天下以得萬姓之懽心若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動作興事人皆樂之發號施令人皆悅之此是大祥瑞也

自此後諸州所有祥瑞並不用申奏

又曰天下愚人者多智人者少智者不肯為惡愚人好犯憲章凡赦宥之恩惟及不軌之輩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人昔文王作罰刑兹無赦又蜀先主嘗謂諸葛亮曰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之間每見啓告理亂之道備矣曾不語赦故諸葛亮理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梁武帝每年數赦卒至傾敗夫

謀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已来絶不放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非常之恩彌不可數將恐愚人常冀僥倖惟欲犯法不能改過

謂左庶子于志寧杜正倫曰卿等輔導太子常須為說百姓閒利害事朕年十八猶在民間百姓艱難無不諳練及居帝位每商量處置或時有乖疏得人諫諍方始覺悟若無忠諫者為說何由行得好事況太子生長深宫百姓艱難都不聞見乎且人主安危所

繫不可輙為驕縱但出敕云有諫者即斬必知天下士庶無敢更發直言故克已勵精容納諫諍卿等常須以此意共相談說每見有不是事宜極言切諫令有所禆益也

謂侍中魏徵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長富貴好尚驕逸多不解親君子遠小人故爾朕所有子弟欲使見前言往行冀其以為規範因命徵録古来帝王子弟成敗事名為自古諸侯王善惡録以

賜諸王

謂侍臣曰朕每閒居靜坐則自內省恒恐上不稱天心下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諫欲令耳目外通下無怨滯又比見人來奏事者多有怖慴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情猶如此況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為忤若即嗔責深恐人懷戰懼豈肯更言

又曰往昔初平京師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帝

意猶不足徵求無已兼東西征討窮兵黷武百姓不堪遂致滅亡此皆朕所目見故夙夜孜孜惟欲清淨使天下無事遂得傜役不興年穀豐稔百姓安樂夫治國猶如栽樹本根不揺則枝葉茂榮君能清淨百姓何得不安樂乎

又曰林深則鳥栖水廣則魚游仁義積則物自歸之人皆知畏避災害不知行仁義則災害不生夫仁義之道當思之在心常令相繼若斯須懈怠去之已遠

猶如飲食資身恒令腹飽乃可存其性命

又曰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朕所為事若有不當或有其漸或已將終皆宜進諫比見前史或有人臣諫事遂答云業已為之或道業已許之竟不為停改此則危亡之禍可反手而待也

詔曰比来有司斷獄多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寃自今門下省復有據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録狀奏聞

欽定執中成憲卷二